

唐明律合編

唐明律合
編三十卷

徐世昌



周鼎其昌

唐明律合編序

長安薛雲階尙書精於律學官刑部垂四十年潛心名法融會貫通嘗取唐明律之彼此參差輕重互異者逐條疏證以類相從成唐明律合編三十卷先生一生服膺唐律自言平日尋繹律義有所未瞭攷之羣書稽之故牘猶未洞徹及就唐律求之則事理炳然若網在綱若農之有畔而忠厚惻怛之意油然而溢於屬辭比事之餘常令人思焉而不窮擬議而知其不可易持論若此則其得力所在從可知已三禮喪服之學盛於唐初故唐律一本於禮而得古今之平自五季以迄宋元令條格式代有更張而永徽之傳承用不廢明太祖懲元之法度縱弛故明律多重於唐其大誥諸峻令尤出乎律之外然其初李善長等論歷代之律以漢九章爲宗而唐集其成僉謂今制宜遵唐舊太祖從其言洪武元年又命

儒臣六人同刑官講唐律日進二十篇是明律大旨亦本於唐而損益之世謂明律偏主於重非篤論也明律之苛刻顯著者先生既於卷末分條臚列唐律之應擬徒罪以上者明律大半改爲笞杖甚至唐律十惡之應擬絞流者亦俱改爲杖罪先生謂理必衷諸至當此以見人心之所同也事苟雜以私心終不能盡歸於一致也於不應寬者而故意從寬則必於不應嚴者而恣意從嚴古今立法之本數語盡之矣近雖律學更新非復舊法而循覽是編可識律之爲用民命所繫根極於天理民彝稱量於人情事故法有新舊之異其意有終古不變者彰往察來周知百世詎限於唐明已哉尙書之治律原本經術折衷至當著述繁富學者宗之余丙戌廷試曾受知於尙書茲從董子授經假得是編校刊行世蓋不勝耆舊之恩典型之仰焉壬戌孟秋徐世昌

唐明律合編序

律之爲義大矣哉古人多以經術斷獄後世一準以律律之爲言整齊畫一之謂亦輕重得平之謂也其名始於漢而其書則已散佚講求斯道者莫不以唐律爲最善歲辛卯沈君子惇重刻唐律疏議成余曾爲之敘其顛末矣明太祖親定明律大體亦祖此書而不免有所增刪其世輕世重之故洪武七年之初本不傳無以考其改定之意然爾時尙仍用唐律之十二章也迨二十二年改爲三十門分爲吏戶禮兵刑工律大非唐律之本來面目矣前於坊肆購得嘉靖二十九年重修明律三十卷並附例若干條則隆慶元年巡按湖廣御史陳省刊刻者也余詳加審核其中仍照唐律者固多而增減者亦復不少且有刪改失當者他不具論卽大辟罪名已增多至二十餘條雖歷代典章不相沿襲而律爲民命

攸關必當詳慎周密方可垂諸永久事不師古而私心自用非良法也茲仿班馬異同及新舊唐書合鈔之義取兩律之彼此參差輕重互異者逐條疏證以類相從命之曰唐明律合編俾讀者展卷瞭然其得失之處不煩言而自解亦讀法者之所宜從事也昔人謂太史公改左傳國策爲史記而不及左國班孟堅改史記爲漢書而不及史記朱子改通鑑爲綱目而不及通鑑公論自在天壤安可誣也余於明律之改唐律也亦以爲然識者或不河漢斯言歟長安薛允升序

例言

一歷代各有律顧專取唐明之律而論斷之其他均未之及者何以歷代之律俱亡失無存而此二律依然具在故也唐律集眾律之大成又經諸名流裁酌損益審慎周詳而後成書絕無偏倚踳駁之弊且以刑殺之書而慈祥愷惻之意時時流露於言外故各律俱湮沒而惟此巋然獨存若有鬼神爲之呵護者然四庫提要亦謂唐律一准乎禮以爲出入得古今之平又云上稽歷代之制其節目備具足以沿波而討源者要惟唐律爲最善甚可貴也明律雖因於唐而刪改過多意欲求勝于唐律而不知其相去遠甚也嘗閱元史刑法志亦間有與明律相符者知明律又承用元律也故併附錄焉

一律與經相輔而行自來治經諸儒往往據經義以解律何氏公

羊鄭氏周禮其最著者也由此言之律之關繫豈淺鮮哉茲特采錄於各律之後蓋亦由流溯源之意而卽此可以見律之各有自來矣

一二律以時代爲先後先唐律一卷之後卽接以明律各如其次序名目仍照各原書之體而稍加變通亦編次者之不得不然爾

一唐律之外有令而不載於律明律有令又有條例蓋以補律之未備也茲擇其現存者仍入於各律之後其嘉靖以後續定之例亦附錄焉

一律之有註由來已久馬鄭註漢律張杜註晉律尙已惜其書皆不傳疏議卽唐律之註也且有補唐律之所未備者是以至今貴之明代解律諸家如雷夢麟之瑣言陸柬之管見等書俱有

見解陳省刊刻明律卽採取此書分注於後因非頒自朝廷故
不久而卽湮沒厥後王明德之佩觿王肯堂之箋釋沈之奇之
輯注夏敬一之示掌各有成書均不爲無見且有採其說入於
律註者茲擇其妥善者一一錄入亦猶唐律併列疏議之意歟
一明律亦有疏議孫淵如謂係明張楷作可以知變古原流箋釋
此間有援引者竊惟瑣言箋釋諸書其於明律詮解已極詳備
亦書四庫旣未著錄世亦絕少傳本其於瑣言箋釋諸書相類
與否殊難懸擬然如孫氏所云當必另有見解矣余於明律刪
改唐律之處逐條俱已指出未知與張楷所云有無牴牾也
一永徽法經一書元鄭汝翼撰四庫提要存目謂其意主發明唐
律故名之曰永徽法經其目仍用十二章之舊每篇目下有議
自李惺以後同異分合前後之次各析其沿革源流其書則列

唐律於前而附金律於後或有或無或同或異或增或減俱詳爲之註頗爲精密余雖未見此書觀此數言亦可知其命意之所在余並列唐明兩代之律而互相比核亦此意也人有同心何前後相符若斯耶

唐律疏議序

故唐律十二篇非唐始有是律也自魏文侯以李悝爲師造法經六篇至漢蕭何定加三篇總謂九章律而律之根莖已見曹魏作新律十八篇晉賈充增損漢魏爲二十篇北齊後周或併苞其類或因革其名所謂十二篇云者裁正於唐而長孫無忌等十九人承詔製疏勒成一代之典防範甚詳節目甚簡雖總歸之唐可也蓋姬周而下文物儀章莫備於唐始太宗因魏徵一言遂以寬仁制爲出治之本中書奏獻常三覆五覆而後報可不欲以法禁勝德化之意皦然與哀矜愼恤者同符史言有司定律五百條分十二卷卽篇爲卷是已今定次三十卷者長孫製義疏時固已增多義疏出永徽初去貞觀應未遠其後定令刪格編式各隨世損益科條無藝大抵皆原於律矣然則律雖定於唐而所以通極乎

人情法理之變者其可畫唐而遽止哉國家立經陳紀廸德踐猷較諸近世之中稽合唐制爲多故凡垂之爲甲今著之爲事比無非忠厚惻怛之所形累聖重光何其甚似乎太宗也予嘗備數禮官陪在廷末議見吏抱成法寘前日律當如是不當如彼雖辯口佞舌莫不帖帖順聽無敢出一語爲異及按而視之則本之唐以志其常參之祖宗睿斷以傳其變非常無古非變無今然而必擇乎唐者以唐之揆道得其中乘之則過除之卽不及過與不及其失均矣嗚呼法家之律猶儒者之經五經載道以行萬世十二律垂法以正人心道不可廢法豈能以獨廢哉彼謂除參夷連坐之罪作見知部主之條爲蕭張控制天下之一術其論抑淺末矣予何足以知之因其理之在人心者而竊窺之耳江西在聲教漸濡之內諸學經史板本畧具而律文獨闕予間請於廉訪使師公曰

禮刑其初一物出禮入刑之論固將以制民爲義而非以罔民爲厲也吾欲求故唐律疏義稍爲正訛緝漏刊之龍興學官以庶幾追還時會讀法之遺公儻有意乎公亟謀諸寮案咸應日諾而行省檢校官王君長卿復以家藏善本及釋文纂例二書來相其役公欣然命出公帑所儲沒入學租錢以供其費踰月緒成因執筆冠篇而且以識公恤刑之本心無往而不在也若曰鑄刑鼎作爰書以取譏於世則予豈敢泰定四年秋七月旣望文林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柳贊謹序

案贊與貫同見玉篇孫氏岱南閣影元本不誤他本有作贊作贊者皆以意改柳貫字道傳浦江人事蹟附元史黃潛傳泰定三年爲江西儒學提舉此序是其後一年作有柳待制集二十卷文見集中

進明律表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無欲欲動情勝詭僞日滋強暴縱其侵凌柔懦無以自立故聖人者出因時制治設刑憲以爲之防欲使惡者知懼而善者獲寧傳所謂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者也譬諸禾黍必刈稂莠而後苗始茂方於白粲必去沙礫而後食可食苟梗化敗俗之徒不有以誅之雖堯舜不能以爲治夫自軒轅以來代有刑官而五刑之法漸著其詳弗可復知逮魏文侯師於李悝始采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章曹魏劉劭又衍漢律爲十八篇晉賈充又參魏律爲二十篇唐長孫無忌等又取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爲十二篇大概皆以九章爲宗歷代之律至於唐亦可謂集厥大成矣洪維皇帝陛下受億兆君師之命登大寶位保乂臣民孳孳弗怠其訓迪羣臣

諄復數千言惟恐其有犯慈愛仁厚之意每見於言外是大舜惟刑之恤之義也矜憫愚民無知陷於罪戾法司奏讞輒惻然弗寧多所寬宥是神禹見辜而泣之心也惟貪墨之吏承踵元弊不異白粲中之沙礫禾黍中之稂莠也乃不得已假峻法以繩之是以臨御以來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今又特勅刑部尙書重會眾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奸吏可資爲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輒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親御翰墨爲之裁定由是仰見陛下仁民愛物之心與虞夏帝王同一哀矜也易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獄不可不謹也書曰刑期於無刑言辟以止辟而民自不敢犯也陛下聖慮淵深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成此百代之準繩實有易書之與旨行見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有血氣者

莫不上承神化改過遷善而悉臻雍熙之治矣何其盛哉臣維謙
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准之於唐曰
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廩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鬪訟曰詐
僞曰褻犯曰捕亡曰斷獄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
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
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分爲三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
其舊務合輕重之宜云謹俯伏闕廷投進奉表以聞臣等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謹言洪武七年月日刑部尙書等官臣劉惟謙等上
表